

「恁攏是食風大漢 lín lóng s ī tsiah-hong tu ā -hàn, 怎麼看不起 khuànn-bô-khí 這片海, 一直想跑 tsáu! 」阿公氣紅臉在罵, 當時我不知道他是難過多還是生氣多。

我只記得阿公身上都有泡在廟口一整天的沈香味和香火煙燻味。

§

國小國中沒有察覺, 反正所有同學老師衣服上都沾著甜甜杏仁味, 各個村落祭拜的王爺公不同, 香火不同, 但工廠的巨大煙囪味, 很公平的分給鄉鎮裡每個村落, 每戶人家甚至公平分到每件衣服。我高一進市區唸書, 發現同學們的制服除了洗衣精的香味或漂白水的味道外, 聞不到酸甜味。

晚上回家跟媽媽把曬後院的衣服收進來, 晚上的風涼涼又暖暖的, 媽媽邊折衣服讓我先吃豆花, 媽媽總是把衣服順著痕摺得整整齊齊, 這樣我們上學時衣服挺立, 人家才會覺得我們是有教養的人, 當時我不清楚: 「教養不是在讀多少書嗎? 怎麼會在衣服摺痕挺立? 」

媽媽說我們在長大, 要多補充營養, 輸在起跑點就要靠後天來補足, 我不知道哪邊是起跑點, 哪邊又是終點, 有點心吃總是好的。

邊吃豆花邊跟媽媽說上高中的驚奇大發現, 媽媽的反應出乎意料: 「你覺得家裡衣服沒送洗, 沒燙過漿過很丟臉嗎? 」她語氣中帶著委屈, 眼睛居然濛著霧。我只是要講我沒聞到味道, 沒有想那麼多, 為什麼媽媽鼻頭都紅了? 我急急忙忙解釋: 「不是同學衣服花錢送洗的問題, 是他們衣服上沒有酸甜味, 但我們家的衣服有! 」

好多年後翻到那天日記, 高中記了好多搞不清楚的事, 長大才頓悟。當時日記寫著: 「媽媽好像要哭了, 但我也不知道我做錯什麼。不敢繼續吃, 湯匙不停攪動豆花,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的眼淚先掉進豆花, 跟著糖水攪拌, 豆花都被攪爛了。最後沒有胃口直接倒進洗手台。」印象中我跟媽媽沈默好久, 不敢直視她, 怕看到她的淚掉下來, 我們母子間的點心秘密時間也跟豆花一樣被攪爛了, 開開心心聊天的好心情也爛了。我想豆花應該變苦了吧。

「這不是洗衫精 sé-sann-tsing 的問題, 是海風的問題。」媽媽抱著摺好衣服離開前, 丟下這句話。那碗豆花被我倒進馬桶沖掉, 我一口都吃不下了。

後來家裡衣櫃裡放了很多的熊寶貝芳香包, 棉織的熊形狀外面還印著很多隻笑咧嘴的熊, 裡面包著很多香香豆。媽媽以前嫌貴又化學味不肯買, 但我不敢再問她, 為什麼改變原則願意買熊寶貝。

到了高二我才猛然開竅, 不同於市區同學的衣服晾在陽台, 海邊人家的衣服在頂樓火辣辣太陽與風一同晾乾。衣服上沾黏的氣味, 在爸爸叔伯們還沒工廠的

年代，沾黏的是海草味和鹽味；在我長大年代，是海陸風將空氣中的飄浮微粒鑲嵌在衣服裡的味道。

揮不走吹不掉，像個印記。標記著我家住海邊，工業區旁。

§

作為為家族么孫，我是被阿公疼愛的，爸說在我嬰兒時期阿公就會抱著我去海邊散步颯海風 tshiūnn hái-hong，被海風吹大的嬰孩，會比較有抵抗力，也才能長成頂天立地的男子，比較好帶。

爸爸叔伯們如此，眾多堂哥也是如此，我們是吹海風成長。在海與地的交會處，海風帶來生機，我們都是被海風照料，頸上掛著王爺香火護身的契孫們。只是，阿公可能沒有意識到：海風除了帶著沙與鹽，在孫子這一代開始，他熟悉的海風也變了，工業區的風總是跟海風競爭著。

王爺公的香火袋通常是用紅線綁著塑膠印刷，裡面裝著王爺過火的香灰和符籙，掛脖子旁都是香香的火燻味，一直到高中怕同學看到不好意思，不知哪一天開始也不帶了。

§

叔公們不用打魚後，早早搬到市區養老，可阿公說他一天不吹海風就不爽快，明明已經不用與風浪搏鬥了，他還是喜歡漫步五分鐘就到海邊的漁村。

爸爸叔叔伯伯國小就要跟著阿公上海捕魚，爸爸說阿公總是一個巴掌就打過來，甚至稍有不順就把孩子踢到海裡，再拿救生圈撈起來，這跟我認識的慈祥白鬍子和藹阿公差好多。所以爸爸叔伯們有工廠的工作機會後，都跑去工廠工作，大家都不想再跟海拼搏。

叔伯陸續說著要搬到市區「比較好發展 hó huat-tián」時，阿公在大街上家門口破口罵著，也許他不懂什麼叫「比較發展 huat-tián」。但是因為我們跟阿公住，我這金孫老是跟他撒嬌，他沒有罵爸爸，只是父子常臭臉相對。他也不跟爸爸同桌吃飯。覺得爸爸背棄了海。

阿公一直領著漁民證，在漁會納保，也領著中油的漁船加油補貼。後來享福不捕魚了，就把中油的額度轉送給其他還有在拼搏的海邊人們，村里尊稱阿公「豬母伯」。再後來工業區太常發生意外，工廠吹來的風總有特別香味，魚塢的魚都死光，工業區開始發放村子裡的敬老津貼，要打好關係。工業區穿襯衫的科長們和漂亮梳包頭穿套裝的漂亮阿姨會登門逐戶鞠躬哈腰發放敬老津貼，老人們應該生氣的，但拿著津貼又生氣不起來。

§

阿公有次在門口殺魚去鱗，穿襯衫皮鞋的科長來發放敬老津貼，阿公頭都沒抬，不想跟這些工廠人講話。科長好尷尬，紅包爺爺不想接，科長想跟阿公握手，

阿公去鱗的手沒有停，他說：「我手都是垃儂 lā-sām，恁讀書人手清氣 tshing-khì，我不敢摸，驚齣恁沾臭腥 tsamtshàu-tshènn。」

穿套裝的漂亮阿姨白白嫩嫩的手突然握著阿公厚繭滿是魚內臟的手，說著「豬母伯啊是討海人 thó-hái-lāng，一點都不髒，這是骨力拍拚 kut-lat phah-piānn 的手。」那麼柔，那麼謙卑的手握著阿公，阿公無法拒絕，就跟工廠的風一樣，拒絕了變成不識相。當天我補習回家後，阿公再次叮嚀著：「你要好好讀冊 thak-tsheh，以後作那款手清氣 tshing-khì 欸人。麥來欺負阮討海人。」

叔伯搬到市區後，阿公阿嬤還是會叮嚀建醮時要回來，每年也叮嚀鎮宅符要貼門上，這樣王爺們駕王船乘海風才有辦法把神力庇護也吹對門戶。

阿公中風到過世，堅持不住院，要居家照護，他要看得到故鄉的海，能被風搨 (siàn)，他才甘心。中風後，我們當然也去求王爺的藥籤，桌頭說：「豬母叔好幾次命該絕，王爺都救回來，所以躺床的時間是要還王爺的。人生在世，講一個公平。」阿媽還打金牌叩謝王爺恩慈，感恩王爺沒有讓阿公過身。

在他癱瘓後，也得償所望，四年後在家裡過世，不是在工廠蓋的那間醫學中心。知道阿公不行了，我們把他從電動床移到大廳，門戶大開，他在熟悉的海風照拂下闔眼，堂哥叔伯們都趕回老家，村里人說豬母叔是有福報的人，子孫滿堂，一輩子捕魚還能在家善終，不像那些王爺帶走的人再也沒上岸。駕鶴西歸不是海邊人的說法，媽媽說菩薩和王爺，搭著王船把阿公接引到西方極樂世界。

§

海風也跟叔伯們一樣進步發展了，挾帶著工業區碩大煙囪不捨晝夜排放的有機氣味，那些氣味是值錢的，換算市值比海風貴多了。

不管是算工廠罰金，還是工廠省下來的清淨濾費，都是值錢的，海風不值錢沒發展。

白天風從海上吹到陸地，傍晚或晚上散步時，我們吹的是陸風，煙囪一整天不停排放的廢氣，被吹到海上，海認真的過濾著一切，也有其侷限，風就只是送著，不分好壞，繼續吹送著。

住家五分鐘就到工業區，去叔伯家會經過大林蒲工業區、小港工業區、前鎮工業區，高中唸書地方會經過大寮工業區，同齡鄰居在更北邊學校唸書，還會經過後勁工業區、楠梓工業區，家鄉就是個碩大煙囪組成的石化工業城。

那時覺得好笑，叔伯也只是從一個工業區跳到另一個工業區，我們都逃不了，整個都市都還是被碩大煙囪籠罩，那些悠悠排放的白氣悠揚的飄著，只是他們住的市區公寓吹不到海風罷了。

大學快畢業的五月，回高雄戶政事務所跑兵役行政，三叔去車站載我回小港先吃甜湯，邊問我：「少爺，你咁咩返來高雄吃頭路，恁叔啊工會有淡薄仔

t ā m-poh-á 人脈，可以幫你安插一個位。」他說得輕鬆，對很多人來說，煉鋼廠的工作是金飯碗。

三叔也不像他說的一點人脈而已，家裡往來都是工會幹部。我太輕浮回答：「我要唸研究所，而且我的學系在高雄很難找工作，產業太傾斜。我不管安怎都沒去煉鋼廠。」

三嬸接著問「是按怎？s ī -án-tsuánn？」

我邊喝甜湯邊回答：「我不想在高污染的產業工作繼續污染我的家鄉。」

直爽疼我的三叔當下臉漲成豬肝色，木屐和腳直接踢飛過來，碗破落地湯匙咻鏘飛出去，我一時被嚇到呆在原地。三嬸拉勸著他，說孩子不懂事。大學生的我沒有委屈或難過，只是想到阿公，阿公絕對不會這樣對我，但我也忍不住把小時候大人們說阿公暴怒破口大罵的情境疊合起來，阿公跟三叔真像。

§

大伯和三叔都在煉鋼廠當到工會幹部，他們喜歡輪夜班，大夜班有兩倍薪水，每次去小港三叔家，他都在補眠，睡醒後穿上他的工廠制服。在小港區你很容易看到很多穿煉鋼廠制服的中年男子們，他們反正輪班也不太會有交際應酬需求，工廠發的制服居然就當便服穿。

家裡漁村太鄉下，要轉車好多次。有時晚上補習完先去三叔家等公車回家，剛好三叔睡醒要去上大夜班，就會叫我吃水果，可我就是不愛吃水果。三叔會恐嚇：「我都削好了，你還不吃，我們以前哪有麼好命，你被豬母叔寵壞了！真的是金孫少爺。」聽他叫著自己的爸爸「豬母叔」，好像阿公還在的時候，有時會覺得好幸福好想阿公。

在亞洲金融風暴到美國次貸風暴後，阿伯和三叔服務的煉鋼廠從以前被視為高污染高耗能夕陽產業，居然又因產業需求重返榮耀。煉鋼廠的制服象徵榮耀，也成了高雄地區人人羨慕固定配股的金飯碗。海風真的會帶來新東西，西方世界的蝴蝶效應又影響了東南亞的海島南邊的我們。

不知是缺了王爺庇護還是海風的加持，父執輩們在退休後陸續病倒，不多不少，恰恰好都會是工作三十年，退休後才會發。三十年，可以讓父執輩退休而病發，可以讓臺灣的經濟起飛，也可以讓我把當年衣櫥裡的又貴又都是化學香精味的熊寶貝，一個一個慢慢拿下。

§

研究所待在臺北，我也成了吹不到海風的人了，離家鄉好遠，颯海風 tshiūnn hái-hong 好像是作為觀光客去蘇澳漁港、基隆港、興達漁港才會有的體驗。

爸爸叔伯嬸一個接一個病了，一開始我會特別下南部，同學問：「你要回家嗎？」我總會愣一下，回答我要去高雄，回高雄跑醫院大地遊戲的時間比在家

時間多。有時索性不回家，就在醫學中心旁邊旅館過夜，要家人們直接醫學中心跟我會合。

在醫學中心熟門熟路的掛號批價領藥領著長輩等著接駁車，領著不同人藥袋，拿著不只一張健保卡，騰出手買個五穀高纖地瓜餐搭配養生綠拿鐵，對於嫻熟俐落不浪費分毫時間的自己，從初始的哀戚轉變成沒情緒的自在。

醫學中心醫生有時不耐煩對長輩解釋病情，或者解釋了也不會懂，就省略很多。有次三叔要做放射治療，問他為何要做？他說醫生沒解釋，只好決定以後去幫忙聽醫囑討論預後和醫療處置方案。

出國後，對家族貢獻大概只剩在 LINE 上面幫忙看各種藥物翻譯成中文，幫忙掛號，幫忙白話解讀他們錄音下來醫生有講，但對他們來說彷彿異世界語言的病理報告和注意事項。

三嬸有次在家族群組說：「會不會是我們太久沒回老家參加建醮？王爺袂記得 b ē -kì-tit 阮啊？」這句話沒頭沒尾，但所有人都已讀不回，我們都知道她在說什麼。那年我們所有人都在廟裡繳了丁口錢，求了王爺的鎮宅符。會不會是都市裡真的吹不到風，所以庇應不再？王爺的船沒有風無法推動。我想念阿公，想念打在臉上的海風。

回國後在臺北遠端遙控著當個家族裡不可或缺的天邊孝子，有次下南部順便陪三叔回診，在那個家族一起就醫的醫學中心，腫瘤科的醫生是轉介會診的新醫生，他問了一句：「你們家族好多人都有癌症病史，是家族史嗎？」

只要戴上口罩就聞不到，只要聞習慣了，就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海風的潮味是，大煙囪的酸甜氣味也是，但不知為何在醫院等藥排檢查候診的空檔，總會不自覺想起阿公帶我去吹海風的嘻嘻哈哈時光，只是現在角色交換，是我陪長輩們，時光公平的很。

§

公衛醫療體系專業幫得了其他陌生人，為許多他人撰文聲援引用科學證據倡議，但可恨的是幫不了親族眾人。曾經建議大家移居到較少污染城市，似乎反而對家族而言是荒謬建議。

我又成了天真無用的人。

去年過年家族回老家聚餐時，看到曾經壯碩三叔被病折磨得不成人形，再提了一次建議。

「我住這裡慣勢 kuàn-sì 啊，你要我去哪裡重新習慣 sip-kuàn？」三叔笑嘻嘻的回應。說不上是無力還是無助，我想起阿公當年堅持要死在這個我們現在聚餐的老家大廳，還要門戶開讓風可以吹進來，不要死在醫院。

之前專家會議，遇到公衛背景出身的市長，抓緊時間想跟他說工廠的風已經蓋過海風好久了，我們在市政層級也許可以做點什麼。他滿口說好，「我們高雄會做好產業監控和市政繁榮。」不知道市長在高雄港吹的海風，跟我們漁村王爺的海風是不是飄著一樣味道。在漁村我們靠王爺幫我們向玉帝討人情，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希望市長能跟王爺一樣庇應我們

「王爺可以求，毋過.m̄-koh 不一定會是聖筊。民代市長可以求，也勢愛看個 in 歡喜。」

王爺的神風顯赫把民代市長們都吹上大位，只是王爺公的香火越來越不興旺，工廠的煙囪倒是越來越蓬勃奮力排氣。可能是少了香火供奉，王爺的神風顯赫吹不動了。

§

總會想起阿公的香火燻味和那句中氣十足的：「恁攏是食風大漢 lín lóng s ī tsiah-hong tu ā -hàn。」

清明節回老家掃墓，海風吹著，高聳煙囪的縷縷煙也跟著海潮的波動飄著，媽媽球的王爺公香火袋也有一縷薰香，在摩托車龍頭隨風擺盪。